



历史性的转折

安徽人民出版社

历史性的转折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frac{1}{4}$ 字数: 70,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3102·433 定价: 0.21元

毛主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目 录

历史性的转折

- 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的调查……………(1)

驯水记……………(9)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

- 长江航运二十五年……………(23)

走自力更生的路 做力争上游的人……………(28)

工农齐踊跃 携手战湘黔……………(37)

独立自主 高歌猛进

- 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46)

井冈山传统代代传……………(54)

理论战线上的生力军

- 记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农民理论队伍的成长……………(59)

淮河两岸展宏图

- 我省治淮工程的巨大成就……………(69)

柳西学大寨十年……………(75)

全椒大步赶昔阳……………(87)

毛主席送来幸福电

- 皖南电网巡礼……………(96)

历史性的转折

——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的调查

我国历史上长期多灾低产、严重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九七〇年三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沿着农业学大寨的道路阔步前进。一九七三年又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在“扭转南粮北调”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冀鲁豫三省由长期缺粮变为粮食自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是我国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大事。

(一)

地处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的冀鲁豫三省，历史上旱涝交错，灾害频繁。三省的“地方志”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大旱，赤地千里”，“大雨，禾尽伤，父子或相食”，“河决，庐舍漂没，溺死逃亡无算”。反动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残酷压榨，战争相接和近代帝国主义的掠夺，使三省农业进一步遭到破坏。历代王朝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满足官府和军队的挥霍，不得不从江淮以南搜刮大批粮米北运。据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运粮的漕船多达九千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四百万石。这种南粮北调的局面，在漫长的旧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省人民，

强烈盼望推翻反动统治，战胜水旱灾害，从贫困中摆脱出来。许多地方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海河水呀长又长，千年流来万年淌，穷人血泪几时尽，只盼东方出太阳。”“早也盼，晚也盼，只盼淮水不泛滥，有朝出个大救星，治好淮河万民安。”

新中国诞生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怀冀鲁豫人民的疾苦。毛主席曾多次亲临三省视察。一九五〇年，淮河流域遭受特大洪水的侵袭，第二年春，毛主席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一九五二年，毛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又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向大自然宣战的斗志。二十多年来，三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奋发图强，大干苦干，同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每年冬春，都有几千万人顶风冒雪，奋战在农田水利工地上。他们把一千多公里长的黄河大堤加高培厚，改变了解放前黄河三年两决口的状况；在淮河和海河流域，开挖、疏浚了几千条大小河道，使一亿多亩低洼易涝的耕地解除了洪涝威胁。在防洪防涝的同时，三省人民又广泛开展了以防旱抗旱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活动。在河流上游的山区，他们建水库，修梯田，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在平原，他们打井修渠，治碱改土，努力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使多灾低产的面貌不断发生变化。到一九七〇年，冀鲁豫三省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量创造历史最高纪录，比解放初期的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半。这一年，三省在留足口粮、种子、饲料、集体储备粮、保证城镇人民吃用以后，上调给国家的粮食达到十亿多

斤。从此，三省人民多年渴望扭转缺粮局面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冀鲁豫三省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区之一。这里农业发展的快慢，粮食的余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实现粮食自给以前，国家每年要从南方调入一部分粮食，供应三省灾区人民的需要。现在，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了。近几年来，三省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林牧副渔和经济作物全面发展。国家和社队集体的粮食储备都有显著增加。粮食增产了，既可以大力支援工业建设，又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遇到了灾年，省内可以调剂粮食的余缺；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就地解决军需民食。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的伟大战略方针，正在逐步地得到落实。

(二)

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据统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三省共增产粮食二百七十亿斤，平均每年增长十五亿斤；而一九六五年以后的八年中，三省增产的粮食达三百三十四亿斤，平均每年增长四十一亿七千万斤。文化大革命的八年，同以前的十七年相比，增产总数多六十四亿斤，平均每年增产的粮食超过以往一倍半。这八年增产的粮食，接近于一九四九年三省的粮食总产量。

冀鲁豫三省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从实现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一九五八年，冀鲁豫三省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办农业，粮食产量上升很快。但是，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一伙极力推

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三自一包”等黑货，散布“北方灾情多，吃供应粮有理”的谬论，煽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歪风，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挫伤了三省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几年，三省的粮食产量又降了下来。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时候资本主义邪气上升，农业生产就下降；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正气上升，农业生产就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冀鲁豫三省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总结发展农业的经验教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大干部和社员以大寨和昔阳县为榜样，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努力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几年来，三省各地不仅涌现出成千上万个学大寨的先进社队，而且还涌现出象林县、辉县、新乡、遵化、正定、鱼台、胶南、黄县等一大批学大寨的先进县。去年，这三个省有一百六十六个县、市粮食平均亩产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大批先进典型的出现，推动着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大大加快了三省农业发展的步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冀鲁豫三省的党委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省、地、县各级党委，都派出大批干部充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把地方机动财力的大部分用于发展农业上，并且大力组织各行各业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一九七三年，河

北省的地方机动财力，有百分之七十点五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各地、县的地方机动财力用于农业的也普遍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山东、河南两省，去年用于农业的投资比一九七〇年增加一倍，支援农业的钢材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最近几年三省有计划地发展起来的一千多个地方“五小”工业，在加速农业的发展中显示了重要作用。三省针对许多地方干旱缺水的情况，都把制造提水抗旱设备作为工业支援农业的主攻方向。近几年来，三省柴油机的年产量大幅度增长，井灌面积迅速扩大。现在，三省平原地区，机井星罗棋布，井灌和渠灌相结合，灌溉面积已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二。文化大革命以来，三省各地建立起二百多个小氮肥厂和一批磷肥厂，工业部门还为农村制造了大批拖拉机和数百万台其它农业机械，从而加快了三省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

在毛主席发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冀鲁豫三省人民在战胜自然灾害、加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他们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发展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原来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实现了高产更高产，为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越来越多；许多原来的多灾低产地区，有的实现了粮食自给，有的达到自给有余，改变了落后面貌。

黑龙港流域的衡水地区，过去是河北省灾害最重、产量最低的老灾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地区的各级党委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组织干部、社

员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加强了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他们带领群众根治海河，大搞农田建设，使这个严重缺粮的老灾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这个地区的枣强县有个十八行大队，过去是个出名的穷队，从一九五九年算起，国家供应他们的粮食达十九万斤。一九七二年受灾减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支委会上说：大寨大队灾年做到“三不要”、“三不少”，咱学大寨学了这些年，还要吃统销粮，咋说得过去？支委会讨论了几个晚上，决心大干一年，把十多年吃国家的统销粮全部“还清”。他们以大寨为榜样，带领群众顶风冒雪，战天斗地，打了两眼三百米深的机井，把一千多亩田地变为水浇地，去年全队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四十三万斤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十四万一千斤，比过去十多年国家供应的粮食还多五万斤，大队集体储备粮还有二十四万五千斤。人们看到这个大队由穷变富的景象，高兴地赞扬说：枣强有个十八行，人穷地瘦志气强，十多年统销一年“还”，备战备荒广积粮。

十八行的变化，是冀鲁豫千万个社队中短期巨变的一个例子。过去许多“种一葫芦收两瓢”的涝洼地，现在成了高产稳产田；过去滴水贵如油的地方，现在实现了水利化；过去许多十年九不收的盐碱窝，现在变成了米粮仓。京杭大运河西岸，有个鱼台县，解放前每当洪灾以后，农民挑着破筐，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四出逃荒，使这个“运粮河”旁的县，曾经以讨饭闻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县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度是山东省按人口平均吃国家统销粮最多的一个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社员们说：“大寨能三战狼窝掌，不信咱鱼

台就变不了模样！”一九七一年春，从县委书记到机关干部，纷纷深入基层，从抓阶级斗争入手，一个一个地整顿社队领导班子，使全县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每年冬天，社员们冒严寒、踏冰凌，修河挖渠，把湖洼地改建成稻田。四年来，全县粮食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都增长一倍半以上，向国家交售粮食达两亿斤，成为山东省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最多的县。

地处黄河故道的河南省原(阳)延(津)封(丘)地区，不是沙岗就是盐碱涝洼地，土质瘠薄，易旱易涝。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三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洪涝、盐碱、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九六八年，延津县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带领六百多名干部，渡过黄河，到两百多里外的兰考县学习焦裕禄同志生前领导全县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实践经验。回县以后，他们带领全县人民挖河修渠，排涝治碱，植树造林，锁住了全县一百七十九个较大的沙丘。今年春节期间，原阳县委书记带领三百多名干部和七万名社员，背铺盖，带干粮，扎营黄河滩。他们冒着纷飞的大雪，在冰冻的大地上挥锹舞镐，开挖河道，引黄淤灌，使涝洼地变为良田。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三个县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去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多斤，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今年，这三个县的小麦又夺得丰收。正当他们踊跃向国家交公粮、售余粮的时候，传来了要从这三县调运粮食去北京的喜讯。这是这个老灾区第一次向首都调运丰收粮，干部群众心情非常激动。多少人通宵不睡，连夜盘查粮仓，评比品种，检查质量。送粮那几天，大小道上，汽车、马车、拖拉机、手推车一起出动，浩浩荡荡向粮站行进。许多老贫农激动地说：咱原延封过去吃遍全国二十个省的粮

食，南方的大米，北方的玉米，东北的高粱，那么多年了，都是毛主席调粮食给咱吃；现在，轮到咱向国家作贡献了，咱要把最好的粮食运去北京，让毛主席和首都人民知道，今天的原、延、封，不是过去的老灾区了！

新华社记者

（原载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驯水记

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上，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与水搏斗的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既爱水，又怕水。干旱来临了，人们追逐着水的踪迹，哪里有水，那里就有绿洲和生命；而洪水一朝泛滥，人们又逃避着水的到来，哪里有了洪水，那里就出现饥饿和死亡。为了取得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同水展开年复一年的战斗。从古代的“凿龙门”、“疏九河”，到近世的“修堤梁”、“通沟淤”，尽管人民用劳动和智慧建成许多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在治水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翻开历史的篇章，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的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什么“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什么“洪水横流，尸飘四野”，这一桩桩记录中浸透了人们多少血泪！当劳动人民在社会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在水的面前也必然只能是奴隶。这是历史已反复证实了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试看二十五年前新中国诞生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什么局面？全国河道长期失修，堤防残破不全；“望天田”遍布大陆，水利设施寥寥无几；水旱灾害相继发生或同时出现，几百万人死于灾荒，几千万人流离失所。某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也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人民的新国家

在历代政府都不能解决的水旱灾害中崩溃。

然而，无情的历史给予他们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来，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在水利建设上进行了一场扭转乾坤的战斗，并夺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战果。在千古成灾的大江大河的两岸，如今矗立起浓荫覆盖的“万里长城”；上百条巨龙似的新开运河正按照人们的需要吞波吐浪，把洪涝之灾变成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在长期焦渴的南国山区和世代少水的北方旱原，如今到处是星罗棋布的人造湖泊，到处是林立的机井和蛛网般的渠道。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千百年来笼罩中国大地的那种“旱则遍地生烟，潦则民居漂没”的历史已经永去不返了。

曾经给水当了千百年奴隶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日益深入发展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正遵循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重整祖国的万里河山，逐步使自己真正成为水的主人。

这就是二十五年来我国水利建设上所经历的最本质的变化。

(一)

最近，当我们沿着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这些曾以水旱灾害闻名世界的江河两岸采访时，大量事实使我们特别突出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

历史告诉我们，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阶级压迫和水旱灾害总是同时并进，反动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使人们既没有同水斗争的客观条件，也看不到同水斗争的主观力量。每次灾害以后，反动统治者一面借兴修水利为名大肆搜刮民财，

一面狂热鼓吹孔孟之道的“天人感应”，强逼民工建造龙王庙、镇水牛，拜天祭神，占卜祈祷。在一九三五年长江洪汛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沙市堤工局局长还亲自率领下属在荆江大堤上导演过一出官办的“祭江”丑剧，他们摆香案，读祭文，杀猪宰羊，向江水哀求和礼拜。至今，在荆江大堤，在洪泽湖畔，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只只满身污垢的铁牛蜷缩在泥土之中，与解放后新建的荆江分洪和三河闸坝的宏伟工程成为两个时代的鲜明对照。

解放以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风暴，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砸烂了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桎梏，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涤荡着束缚人们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残渣和余垢。人民从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奴隶状态的旧观念中得到了解放，开始成为主宰大地沉浮的主人。

早在一九五一年，当毛主席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刚刚发表，淮河两岸祖祖辈辈被洪水欺凌的人们，就以最快的速度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开上了治淮前线。许多被淮河逼得逃荒要饭几十年的老人，许多被淮河弄得夫亡子散的妇女，许多在水灾中出生又在水灾中长大的青年，都从毛主席的号召里看清了方向，吸取了力量，第一次有信心也有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征服淮河的洪水。他们说：现在该咱们给淮河当家啦！一些多次申请参加治淮仍未得到批准的人，偷偷背上行李、扛起工具赶到工地劳动，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称为“治淮的后补战士”。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每年冬春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迎着刺骨寒风，冒着鹅毛大雪，奋战在淮河的干流和支流之上，创造了一幅古今中外罕见的群众性治水的壮阔画面。

人们也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全球性的大水季节里，

洪水灾害遍及欧亚两洲的许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美洲，头号工业发达的美国动用了千万吨钢铁、水泥和大量防汛器材，也未能制止洪水闯进它的第二大城芝加哥。当时，位于长江之滨的武汉，遭受着十倍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河总流量的江流的威胁。武汉江面水位已超过一九三一年洪水淹没汉口时的水位一米以上，有的地方水头已高出市区一两层高的楼房。敢不敢同这样特大的洪水抗争？能不能保卫住人民的新武汉？对于这里的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一场做水的奴隶还是当水的主人的考试，是一场唯物论能不能战胜天命观的斗争。武汉市的劳动人民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一百多个不眠的日夜里，二十多万名防汛战士依靠双手，把郊区的一座陈家山挖成了陈家坪，用三百五十万方黄土和石块把武汉堤防筑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用人定胜天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防”加上物质的堤防，终于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水。

在淮河流域，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县在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两个不同时代的缩影。这个县位于著名的“锅底洼”的底部，解放前洪水经常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劳苦人民不得不经常成群结队流浪外乡乞讨。一九三一年的水灾之后，仅一个兴南乡的一万一千多户人家中，饿死的就有两千六百多人，外出逃荒的达六千七百多户。解放后二十多年来，随着淮河洪水威胁的解除，兴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采用了持续不断的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移动了一亿七千多万土方，初步制服了涝灾。全县粮食总产从一九四九年的两亿七千万斤上升到去年的十四亿三千万斤，增长了五倍多。就在记者来这里采访的前几天，兴化全县范围内普降暴雨，两天时间降雨量达三百多毫米，圩外

水位达一人多高，而圩内秧田却一片翠绿。当一些老年人看见强大的机电排灌设备把圩内积水迅速排到圩外时，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他们指着天空说：现在，老天就是把天河的水全倒下来，我们还照样种庄稼夺丰收。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怀远县河溜公社，我们访问了公社革委会委员、参加治淮二十多年的老劳模葛士阳。他今年五十六岁，在旧社会的三十一年中，地主的压榨和淮河的洪水使他全家多次外出流浪乞讨。一九三一年淮河泛滥时，他才十三岁，一家人边逃水边挖野菜，逃了一路哭了一路。那时的葛士阳想：什么时候才能治住淮河，让庄稼人不再受苦？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地主和洪水或者轮番或者同时夺走了他的劳动成果。解放了，党领导贫下中农斗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又组织群众对淮河进行治理。他同千百万民工一道，在淮河两岸工棚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冬春，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他亲眼看到，就是他和他一样的庄稼人，一铲铲、一车车，堆起了二百多公里长的坚固的淮北大堤，挖出了上千座大小水库，使为害了多少世纪的淮河开始驯服。从此，他认识了人民群众在大自然面前的能动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打败了淮河，也打败了人们头脑中的“天命观”。一九五四年，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葛士阳，尽管身患多种疾病，仍然英姿不减当年地推着独轮车奔驰在新的治淮工地上。他说：祖先留给了我们一条多灾多难的旧淮河，我们一定要为后代建设一条幸福的新淮河！

(二)

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客人，在参观了我国各种水利